

乱心弦

我讲与贴身的侍女听时，她总是不信，道：「小姐将那位公子说得天花乱坠的好，可这世间当真有这样的人吗？」

那是在江春宴前夕，我端坐于铜镜前，安然由侍女为我梳妆。听她如是问我，眉眼忍不住弯起，笑得温柔欣悦，道：「我不是夸大其词，你见过他便知道了。」

娘亲为我簪上一支珠钗，端详片刻我的眉眼，而后轻轻一笑，牵起我的手，道：「我们淳儿竟长这样大了，明明还是个小姑娘，一眨眼便该出阁了。」

我轻轻握着娘亲的手，心下亦是百般滋味。

侍奉于身侧的婢女笑着提醒道：「小姐，应去见郡王了。」

我稍稍颌首，起身后对娘亲一笑，便由娘亲牵着出了门，穿过抄手游廊去前院寻爹爹。一路分花拂柳，路过与宴客厅堂比邻的宫室时，忽而听到一阵抑扬顿挫的绕梁琴音。

我眉眼弯起，侧首与娘亲笑道：「是他！他来了！」语罢提着裙子便想跑去寻他，却被侍女们挡在跟前牢牢拦住，皆焦急地劝我，道：「小姐勿去！此时您还不能露面！」

娘亲亦拉着我的衣袖，温声抚慰道：「淳儿去不得，余生长长久久，岂缺这一时的见面？先去找你爹爹，与他一道去前厅。」

我只得作罢，与娘亲继续前行，稍稍侧首吩咐身后侍女，道：「去前厅看，弹琴的人是哪家的公子。」

侍女应一声是，而后领命退下。我一面走路，一面回头相望侍女的身影，不自觉弯起唇角。

娘亲见我笑唇边笑意明媚，轻点一下我的额头，笑道：「如今便欢喜成这样，以后还得了？」

我含羞带笑地嗔娘亲一眼，脸上悄然攀上绯色。

寻到爹爹时，爹爹已在堂中候了多时。一见我，他眼底便浮出笑意，神色欣慰，又轻叹一声，道：「淳儿出落得这样好，也不知是哪家浑小子有福，能得我女儿欢喜。」

我跑至爹爹身边，伏在他的膝上对他轻轻一笑，将欲开口与他讲我心悦的少年时，先前派去的婢女正好回来回话。

她在堂下掬一礼，恭声答道：「回小姐，奴婢翻了宾客册子，弹琴之人是宋尚书家的公子，宋引默。」

宋引默？

原来他是叫这个名字。

我垂下眼睑，思及那个惊才绝艳的白衣少年，眼中逐渐泛滥开笑意，拉了拉爹爹的衣袖，轻笑道：「爹爹，我欢喜之人便是他。」

爹爹闻言眉头微微皱起，问道：「淳儿是说，宋家的宋引默？」

我点点头，却见爹爹眉头皱得越发紧，摆了摆手，否决道：「不行，你不能嫁他。」

我抓紧了爹爹的衣袖，疑惑地抬眸看他，问道：「我欢喜他，他也欢喜我，为何不能？」

爹爹看我一眼，神情认真而复杂，温声道：「宋家从来出纯臣，何为纯臣？为大义而灭亲者，纯臣也。饶是如你所说，宋引默欢喜你，可他予你的欢喜也绝越不过皇权去。」

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目光温柔慈爱，轻声道：「爹爹执意为淳儿办这场江春宴，便是希冀哪日爹爹不在了，能有一人倾其所有地护住你。单这一点，宋家的人便做不到。」

我倔强地摇了摇头，眼底隐约有泪花涌现，拂开爹爹的手，在他面前跪下深深一拜，道：「爹爹何以这般笃定呢？他既说会护好我，便一定会护好我。我也早应了他，若他今日来我便嫁予他，爹爹是要我食言吗？」

娘亲连忙上前欲扶我起来，我却不肯起，坚决地跪在地上，再向爹爹深深一叩。

爹爹从来最宠我不过，若我平素这般求他，无论是要什么他都会应承下来，可此次态度却异常肯定。见状，爹爹眉头紧锁，道：「爹爹万事都能顺着你，唯独这件事不行。前厅的好儿郎那样多？淳儿何必心心念念一个宋引默？」

我鼻子一酸，眨了眨眼，滚下一串泪珠来，声音已有些许哭腔，道：「我只欢喜他，旁人再好与我有什么干系？若爹爹不答应，我便跪在这里，劳什子江春宴不去也罢！」

娘亲忧心忡忡地看着我，启唇欲劝解爹爹，爹爹却示意她噤声。前厅主管宴飧的嬷嬷已派人来请了几次，我只安静跪着不为所动。

娘亲见我与爹爹无声对峙，神情无奈至极，叹道：「平日里最好说话，一逢事又最容不得商量。你们这对父女都生得什么一模一样的脾气？」

我抿紧了唇，沉默不语。从来养尊处优，这般实打实地跪下来，膝盖已疼得不行，兀自咬牙坚持。爹爹亦是如此，板着脸陷入沉思。

娘亲只得先劝爹爹去前厅主持宴席，又令一位身形与我相似的婢女换了衣服，假扮成我坐在屏风后观礼。一一安排罢了，娘亲行至我身前屈身蹲下，温柔地将我拥入怀里，安抚着我的后背，柔声道：「便这样喜欢宋家小公子吗？」

我垂下眼睑，轻轻一笑，道：「娘亲，我有与你说过他生得很好看吧？与他初初遇见时，我只看了他一眼，便再没能挪开视

线。我以为我时常想起他是因为讨厌，其实不然，是喜欢啊，一眼便撞进心里的喜欢。」

犹记当日初相见，花落肩头惊艳。笑似春风拂面，眼底风月无边。少年白衣翩然，颦笑乱我心弦。

便是这样的少年，教我如何不心动？教我如何不喜欢？

从江春宴始至宾客献艺，冗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只垂目敛首，背脊挺直地跪于堂下，隐约听得从前面厅阁里传来的管弦乐声。已不知跪了多久，双腿知觉由疼痛转而麻木，我却不为所动，任娘亲如何劝慰也不肯起。

娘亲明了我对少年的心意，也知晓于认定的事上，我从来固执。她便不再劝我，只再三派人往前厅向爹爹递话，婉言劝解之余，再与爹爹讲我长跪情形。这般硬生生地跪下来，爹爹到底还是心软了。他拗不过我，只得应允了我与宋引默的亲事。

那时娘亲将我从地上挽起，我倚靠在她身上，膝盖已然青紫。她低垂下眉眼，温柔地为我涂抹消瘀的药，轻声道：「若真如你爹爹所说，他若辜负了淳儿，淳儿会如何？」

我唇角弯起，将视线从娘亲的手缓缓移开，轻声道：「我素来便是一见南墙就回头的习性，容不得欺骗，容不得辜负。他若负了我，我虽不会报复，但也绝不会原谅，我予他的情便到此为止了。」

言至于此，我垂眸一笑，摇了摇娘亲的手，浅笑道：「不过爹爹多虑了，宋引默必然不会辜负我的！」先前哭了一场，喉咙

又涩又疼，声音也是喑哑的。

娘亲无奈，宠溺地点了点我的额头，笑道：「你的宋引默现在后厅与你爹爹说话，不知我们淳儿想不想见他呀？」

我眉眼弯起，连忙点头。娘亲轻笑着捏一把我的脸，拉下我适才为方便涂药而挽起的裙裾，吩咐侍女扶我去花园等候，不忘叮嘱道：「我们两家虽在议亲，但到底男女有别，与他说话时记得隔一扇屏风。」

我正欲表达不满，却听娘亲笑道：「难道我们淳儿想叫未来夫郎看到红肿着一双眼睛的丑模样？」

闻言，我揉了一把眼睛，忙不迭摇头，轻轻一笑。道：「我听娘亲的便是了。娘亲不知，他那人嘴巴坏得很！他若知道我为了嫁予他这样求爹爹，定要笑我不矜持，稍后我一定不准他讲话。」

娘亲笑着叹一口气，将我鬓间落下的一缕碎发别至耳后，叹道：「你呀！原来还知道矜持二字。」

我眉眼弯起，向娘亲吐了吐舌头，而后从位上站起身，领着一干侍婢去花园等候我的少年。

初夏时节，和风丽日，暖意融融，花园里一派生机盎然的好景致。假山流水，草木葱茏，隔着一扇屏风的庭阁里，金猊兽袅袅吐出清香。

清香入鼻，我却静不下来，心里隐隐约约地怀揣着不安情绪，抬头问身侧侍女，道：「他还未来吗？」

侍女为我奉上一杯茶，促狭一笑，答道：「这话已是小姐第八次问了。郡王尚在前头与宋公子说话，小姐且耐心等着。」

我抿一口茶水，担忧地垂下视线，道：「不知父亲会不会为难他。」

侍女笑道：「小姐先前将未来姑爷夸得像个谪仙人，稍后奴婢定要仔细瞧瞧，能引得我们小姐这么喜欢的宋公子，到底生得个什么模样。」

我笑着轻打一下她的头，二人正有说有笑，却听小厮赶来通传，道：「小姐，宋公子再绕一个回廊便到了。」

我连忙整理衣襟，拢了拢头发，而后侧首悄声询问侍女，道：「如何如何？可还好看？」

侍女哭笑不得，指了指前段雕琢精细的云母屏风，道：「隔着屏风，小姐便是再美，宋公子也瞧不着。」

我轻哼一声，收回手来，端正地坐好。正如小厮通传的那般，他来得极快。我敏锐地察觉出屏风前停了一个人，那人在屏风上投下颀长的影。

他将将站立，我便如事先所设想的那般叫他噤声，而后垂下眼睑，轻声道：「宋引默，爹爹似乎不喜欢你，但没关系，我喜欢你。」

初次向人表明心迹，我紧张地攥紧了十指，才觉掌心处已生出了潮然的汗意。微微一顿，我唇角弯起淡淡的弧度来，又道：「我难得喜欢谁，你别辜负我。」

他不曾应我，只静默地立于屏风后。这寂静教我坐立难安，稍稍犹豫后，终于撇开娘亲叮嘱，站起身奔出屏风。屏风外并无他的身影，侍奉在外的侍女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，道：「小姐，宋公子早走了。」

我松开扶着屏风的手，茫然之余，一时不知是何种心绪。另有一名侍女上前扶住我，轻笑道：「小姐不曾没说错，奴婢方才瞧得真真的，宋公子当真生得一副英姿飒爽，俊逸非凡的好模样。」

这引得我自豪一笑，提着裙子步下庭阁台阶，由婢女引着去前厅娘亲处，到时才知宋尚书也在。他正与爹爹商议姻亲细节，见我时笑道：「这便是淳儿？」

我眉眼微弯，屈膝向宋尚书行一礼，而后便被娘亲遣人唤到了内间去。娘亲正端庄坐于紫檀条案前，案上置着笔墨，还有一张鎏金红笺写就的聘书。笺书朱红，笔迹墨黑。

我将之拾起，垂眸一看，宋引默已签过他的名字。这是我初次见到他写的字，与预想不同，他写的是楷书，字迹端正规整，恰如昆刀刻玉。都说字如其人，这字却不甚像记忆中那个风流随性的少年了。

我视线略微一转，移至聘书文字，轻念出声，道：「从兹缔结良缘，订成佳偶，赤绳早系，白首永偕，将泳海枯石烂，指鸳

侣而先盟，谨订此约。」

读至此处，唇角不自觉弯起。我轻轻一笑，想起那夜他看着我的眼睛，目光温柔缱绻，说：「你再那般对我笑，我便要心动了。」

他克制，他闪躲。

可他没克制住相思，没闪躲过欢喜。

那个一身白衣，纤尘不染的少年到底是心动了。

娘亲一改往日温柔神色，静静看着我，肃然道：「淳儿，你可想好了？聘书若成，便是将你交付予他了。」

我微微颌首，垂眸执起桌上笔，在他的名字旁一笔一画地写下我的名字，唇角弯起，轻声道：「若是那人是宋引默，交付予他又何妨？」

写罢，搁笔，书成，缘定。

那时，我是真真切切地渴盼着早日及笄，期许着我欢喜的少年能如约娶我。

他生得真是穷尽我毕生词眼也夸不尽的好看，最简洁的白衣穿在他身上已是风流天成，若换上大红喜服，不知该美成什么样子。

一想到此处，便忍不住分神傻笑，而后正绣鸳鸯的手便被绣花针扎出好大一滴血珠来。血珠浸于红色布料里，快速地融入其

中，余下一点暗红的印记。

我疼得倒吸一口凉气，身侧的侍女忙抓过我的手，拿起备在一旁的药瓶为我轻柔地上药，一边上药一边叹道：「我的小姐呀，盖头染血，不祥之兆啊！」

另一位侍女笑道：「谁教我们小姐这样欢喜宋公子？明明不精女红，偏要自己绣盖头。我数了数，这已是第十七次扎到手了。」

我深深叹一口气，低头看了看盖头上绣好了大半的图样，道：「你们瞧着我绣得可还好？」

侍女看一眼，赞道：「小姐这鸭子绣得真真是活灵活现，不过盖头上绣鸭子是不是不大好？」

我自暴自弃地推开针线盒，幽幽开口：「那不是鸭子，是鸳鸯。」

侍女：「……」

那是记忆里燕郡王府的最后一日安详，那日伴随夜幕降临，混不见天日的噩梦也笼罩住了整个王府。

我记得那场噩梦伊始时，我正依偎在娘亲怀里，看她耐心地修改我白日的绣花。爹爹半倚在榻上品茶，时不时便抬头笑着望向我与娘亲。烛光盈盈，偏从窗棂处溜进一丝风来，吹得烛火摇曳欲熄。爹爹皱眉，伸一只手护住火苗，一面起身合好轩窗。

便是此时，于门外半爬半滚地蹿进来一个小厮，他腿软得几近站不起，瘫在地上，颤声道：「郡王！不、不好了！不好了！」

我向小厮投以疑惑的视线，听爹爹肃声问道：「说清楚！何事不好？」

小厮哭道：「外面来了一堆人！说奉旨抄家！灭满门！郡王，快些逃吧！」

几近同时，府中火光大亮，爆发出一阵绝望的哭喊声。

我瞳仁微微一缩，下意识望向爹爹，却见爹爹面色煞白，极其失态地打翻了手中茶盏。杯盏坠地碎得四分五裂，茶水顷刻间污了一地。他兀地站起身，从一旁的架子上抽出剑来，护着我与娘亲出了房。

府中已是一派人间地狱的图景，踢破的门、洞开的窗，其间穿插着持刀搜捕的兵甲。火光冲天里，我看清攒倒在地、正在哭泣的是我贴身的侍女；腹中斜插着一柄刀刃、仰面躺在地上，了无生机的是教养我长大的嬷嬷；神色惊惶，被刀刃连连逼退，却最终没逃过一死的是与我智斗多回的侍卫……

他们都是我最熟知的亲人，十四年的光阴与我朝夕相处、情浓于血的亲人。而此时的我目睹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在我跟前，鲜血灼痛了我的眼。

我目眦欲裂，欲冲上前与寒枪铁甲的兵甲搏斗，却被娘亲死死拉住。娘亲目中有泪，道：「淳儿莫去！莫去！」

我吸了吸鼻子，泪如泉涌地看着娘亲，启唇正欲说话，却见一支箭头从娘亲心口透穿而出。娘亲神情一滞，嘴角微微扯动，吐出一大口血来，软软地倒在了地上。

爹爹正持剑与数位兵甲搏斗，见状微微踉跄一步，手中剑一个不稳便被打落在地。他早挂了彩，还要分心我与娘亲处，身上又更添了数道伤口。

我颤巍巍地跪在娘亲身旁，手忙脚乱地按住娘亲的伤口企图止血，却毫不见效，不住有黏稠而温热的血液从我指间涌出，染得我满手鲜血。

我的眼泪像是断线的珠子，大滴大滴地滚落而下，徒劳地张着嘴，除却哽咽，半点声音也发不出。娘亲无力伸出手为我拭去眼泪，声音微弱得几不可闻，我却听得出，她是在说，淳儿，别哭。说罢，她的手颓然落下，从来温柔的眼睛失去了神采，再无声息。

我抱着娘亲温度犹存的尸身号啕大哭。爹爹如有所感，奋力抵着刀剑，回过头来悲恸地唤了一声娘亲的名字。

以往爹爹这般唤娘亲时，娘亲会轻轻一笑，温柔地应答一声「夫君」。现今空中唯有爆裂的燃火声，绝望的哭叫声与此起彼伏的杀伐声，再无人应答了。

不多时，留心到此处的一位兵甲持刀向我砍来。我侧身一躲，刀尖堪堪从颈脖边擦过，斩下一缕青丝，晃晃悠悠地落在地上。

那人一击不成，提刀重向我砍来。这次落刀的角度极为刁钻，几近教我退无可退。我闭上眼睛，意想中的疼痛却没出现。只听得一声清脆的金石相击之声，近在咫尺的刀刃便被一粒不知从何处飞来的石子弹了开。

睁开眼时，瞧见有一人背对着熊熊燃烧的火焰持剑而来。火光勾勒出他清隽的身形，逆了光看不清眉眼，通身气质却似遗世绝俗的仙人。衣袂翩翩的少年，手上所执的绝不该是用以杀戮的剑。可他偏执着一把剑，剑身染血，一招一式狠厉决绝。

他在寒枪铁甲中生生杀出一条血路，腥臭的血水一路蔓延至我脚边。最后一位兵甲倒下时，他终于能抬眸看我一眼。他脸色苍白得吓人，似是后怕极了的模样，深深看着我，像是在看失而复得的珍宝。

他走到我跟前时，我早已热泪盈眶。他将我一把拉入怀中，清朗的檀香与他微热的鼻息将我包裹起来。眼前一暖，旋即一黑。原是他伸手捂住了我的眼睛，而后有低低的耳语响在我耳侧。他说，不要看。

他不愿我眼底染上血污颜色，他害怕灭家破门的一幕引我悲痛神伤。即便在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刻，他也不忘挂心我的一滴一滴。

少年微凉的掌心覆在我眼前，我一眨眼，眼睫便从他手心轻轻扫过，滚烫的泪珠也沾在他的手上。后颈忽而一痛，似被人砍了一个手刀。我眼前一黑，便晕了过去。意识泯灭前，我依稀记得，是落在了一个馥郁清逸的怀抱里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才拾回一丝意识。那时他正抱着我，持剑抵挡身后追兵。我稍稍睁开眼，瞧见他好看至极的侧脸。他的眉并不十分浓重，却生得秀逸无边，仿佛山间黛色横悬，正微微皱着眉心，唇边抿一条坚毅的线。只这一眼，我的意识便重新掉入了黑暗里。

少年怀抱着我杀出重围，将跃上墙头时，到底没抵过一支破空而来的箭。我在混沌中察觉他身躯微微一震，紧紧地抓住他的衣角，无意识地唤道：「宋……宋引默……」

少年闻言，脸色一瞬变得惨白而无血色，一口心血喷出，轻轻落在我的脸上。他怀抱着我从高墙上跌落而下，我听见呼啸的风声和他自嘲的轻笑声。

「便这样喜欢宋引默？」

他轻声问我，又像在自言自语，语意苍凉，教人听来难过至极。

隐约恢复些意识时，我仿佛是躺在一方软榻上。烛光盈盈映照于眼前，教我掀开眼帘一线。透过一扇绢面屏风，我看见少年正端正地跪于屏风前。

他身前有一人负着手踱步，踱着踱着，忽而停下脚步，苦笑一声，看向跪在地上的少年，道：「辰儿可知，今日你冒死救她，是为你自己招惹了多大的祸事？」

少年低垂下眉眼，声音平淡，道：「我招惹的祸事岂止这一桩？哥哥是如何死的，父亲忘了，我却记在骨血里。」

那人闻言，身躯微微佝偻，颓然坐于椅上，半晌，沉声道：

「何故救她？」

少年低低一笑，道：「我喜欢她。」

「即便明知她喜欢的是宋家小子？」

「她喜欢谁我不管，我喜欢她便够了。」

「就算白喜欢一场，求不到结果，也不后悔？」

「不后悔。」

「……」

那人叹息一声，道：「你这痴儿，事到如今，宋家的人已知她被你救走，你要如何收场？」

少年抬眸，神情清冷，沉声道：「燕郡王将昭明司令符交予了我，自今日起，我便是昭明司司主。适才我已动了禁军中的暗线，送入一具女尸替了她。边关未稳，皇帝才动陶家，断不敢再动秦家摇动军心。明日我便随父亲去塞北，除却述职，再不回京。我会让她喝下遮颜的药水，从此以后，她便只是秦府里一个最不起眼的丫鬟。我虽不能见她，却会派人在暗中护着她，她的仇与哥哥的仇都一并算在我肩上，由我来报。」

我依稀记得，那夜有人在我榻边坐了很久。他伸出手来，似是想要碰触我的脸颊，却只堪堪停在脸颊旁边。他静静看着我，以目光描绘我的轮廓。疏漏的月色映照在他脸上，他垂下眼睑，神色温柔得几近悲伤。

次日我昏昏沉沉地醒来，发觉置身在一间陌生而简陋的屋室里，房中有个小女孩儿，眨巴一双圆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见我转醒，她甜甜一笑，道：「姐姐生得真好看！我再没见过比姐姐更美的人了！」

昨夜触目惊心的场景尚在眼前，后颈处疼痛不减，我许久才缓过来，问道：「这是在哪儿？我爹爹呢？我娘亲呢？」

女孩儿微微一愣，不待她回答，有一位老者推门而入。我辨认出他是爹爹部下一员，他先将女孩儿带出房，而后躬身向我行了一礼，悲痛道：「小姐节哀，郡王与夫人已不在了。」

一句话，说是晴天霹雳也不为过。

我费力从喉咙中挤出声音，问道：「是谁害的？」

老者惨然一笑，伸手向上一指，道：「以郡王花灯节夜行刺圣驾的谋逆之名，判陶家满门抄斩。」

我十指紧攥，指甲刺得掌心生疼。这疼痛教我稍稍清醒，竭力掩住悲痛，哑声道：「爹爹若有反心，这天下早不该姓齐了。残害忠良，昏君！」

老者缓缓收回手，沉声道：「好歹两家曾结婚亲之谊，宋家倒也能狠得下心，先是令刑部递上栽赃的假证，后是亲自率兵屠郡王满门。」

我微微一怔，不敢置信道：「宋家？！」

老者点头：「宋家人从来是皇帝手下最忠诚的狗，得了昏君授意，背后捅郡王一刀的便是宋家。」

想起爹爹与我说过的话，我讥讽一笑，心底悔恨至极，道：
「宋引默既要杀我，昨夜又何必救我？」

老者不解地看我一眼，疑惑道：「救小姐的如何会是宋引默？昨夜那样危险的景况，是秦二公子孤身闯入重兵中，冒死才救出了小姐。二公子为护小姐周全，生生挨了一箭，箭头差半寸入心脉，险些便救不回来。」

我只觉如雷轰顶，怔怔然看着老者，轻声道：「你说救我的人，是秦二公子？」

老者颌首：「秦将军家的二公子，名唤熙辰，小姐现今便被二公子藏在秦府中。」

我眼眶酸涩，眼睫微垂，无声地滚下一串泪：「原来他不是叫宋引默。」

陶淳，你都做了些什么？

江春宴上，他如约赴宴，眼睁睁看你与旁人定亲？

灭门那夜，他置生死如无物，以命相搏来救你，你在他怀里叫的谁的名字？

便这样喜欢宋引默？他问出这句话时，心底该疼成什么样子？

我抬手拭去眼泪，泪珠却连绵不绝，轻声问道：「他在哪儿？我要见他。」

老者叹一口气，轻轻摇了摇头，道：「宋家咄咄逼人，咬定二公子救了小姐。二公子天不亮便随军远赴塞北，临行前令老朽留下守着小姐喝下遮颜药，以此庇护小姐平安。」

闻言，我轻轻闭了闭眼，心口如针扎似的疼：「他必然觉得是我骗了他，走得这样快，我连声抱歉都没能与他说。」

我无力勾了勾唇角，问道：「他让我喝的药呢？」

老者将一碗汤药呈放于我面前，而后瞬间跪倒在我身旁，沉声道：「小姐三思，这药虽能遮蔽小姐容貌，但也会损伤小姐记忆。」

苦涩的药味轻掠过鼻间，我静静看老者一眼，低垂下眼睑，轻声问道：「连他也会忘吗？」

老者神色犹豫不决，道：「这……这老朽也说不好，兴许忘干净也未可知呢？」

我低低一笑，从柜中翻找出纸笔来，起承转合，丹青落拓，轻声道：「他都不怕我忘了，我怕什么？」

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？

那不愿忘却的人，那个深深爱慕的人，从来都是秦二公子啊。

仰头喝药之际，一滴泪珠从眼角划入鬓发。我轻放下药碗，意识被暗不见天的黑暗一点点卷席，最终沉沉睡去。

陶淳，春桃。

这样不走心的假名字，难怪他回京后首要事情便是为我另拟一个名字。

其实三月前他曾于塞北回来过一次，日夜兼程，不眠不休，所骑的马接连换了五匹。

那时我在恍惚中跌入池塘，原本身子本就不好，落水后又添风寒，看了两个大夫都说没得治。缠绵病榻之际，模模糊糊地看到身前有一个人。

他垂下眼眸，一双潋滟的桃花眼里掺杂了星点温柔，紧紧地抓住我的手，而后回头与身后妇人说话：「母亲答应我照顾好她，便是这般照顾的吗？」

昏睡之中用尽百般方法也喝不进药时，是他喝了药，而后俯身下来，轻柔地撬开我的唇齿，一点一点把汤药渡入我口中。

有人劝阻他，说，公子，是药三分毒，此法不可举啊。

他只淡淡一笑，轻放下药碗，看着我低声问道：「若你醒着，是不是又该说我轻浮？」

他走时，到我房间见了我最后一面。那时我虽还昏睡着，病情却稳定了下来，昏昏沉沉中听到有人在说话。

「我不能久留，我走后，母亲便把她放到晚妍身边去，晚妍会欢喜她。我会想办法回京，在这之前，求母亲定要护好她。」

话毕，他留恋地看我一眼，而后收回视线，果决地转身离去。

那场重病消泯了我对他的最后一点记忆，我把他连同十四年的光阴过往一起忘得干干净净。当他光风霁月，白衣蹁跹，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时，我心底却装下了另一个人，一个隔了深仇大恨、本不该喜欢的人。那时他心底该是什么滋味？

他说，若我放手能换她平安喜乐，那我甘愿成全。

原来他从始至终都是那个眼底有我，心里是我的少年。

我醒时天光明媚，半启的轩窗之外鸟雀啁啾，绿意盎然。环顾四周，赫然便是在从前闺阁间。

甫一睁开眼，便瞧见床榻对面悬挂着的少女画卷，卷上描绘着我的旧时容颜。作画的那个少年画得真是好看，眉如翠羽，肌如白雪，一笑嫣然。

我垂下眼睑，从榻上起身，换上旧时衣裳。对镜梳妆时，铜镜中倒映出一张美得不可方物的脸，顾盼生姿，一如昔年。

师父在庭院中煮茶，自斟自饮，恬适淡然。见我推门而出，淡淡一笑，向我轻轻招了招手。

我如师父所指，盈盈坐至石桌对面。甫一落座，师父问道：

「想起来了？」

我垂下眼睑，点了点头。

师父品一口茶，沉声道：「淳儿一睡便是三天，这三日生了不少事端。塞北战事将起，昏君不放心秦家独掌军权，以姻亲挟制，也亏他想得出。眼下，宋秦两家结亲已成定局了。」

我轻轻一笑，执着茶壶为师父倒茶，淡淡道：「庆父不死，鲁难未已。昏君不除，国无宁日。」

师父轻捻着胡须，闻言抬眼看我，目露赞许之意：「此等心气，确是我的徒弟。淳儿既以此为已任，为师必倾力助之。」

他话音将落，却听得竹阵之外一阵喧嚣人声。我抬目望去，微微蹙眉，却听师父冷声道：「宋家小子在外面，说要求见为师。」

再听到宋引默时，心底倒不似想象中的波澜万丈。我收回视线，语气不悲不喜：「他找师父做什么？」

师父轻哼一声，答道：「不见也知，定是昏君授意，令他请为师出山入朝。」

我垂眸略略思索，唇角微微弯起，道：「他既这样有诚意，师父便见他一面。」

师父皱了皱眉，摇头道：「我今日若见了，他，日后这小小竹舍只怕更无宁日了。」

我轻轻一笑，附耳过去在师父耳边低声耳语。师父闻言，眼睛微微一亮，眉头逐渐舒展开，而后笑着点了点头，道：「便依

淳儿所说，你且去准备。」

院门大开，竹阵收合时，我藏匿于花廊后，隔了摇曳花枝远远望去，庭院动静尽收眼底。微风拂动，落英扑扑簌簌地落了我一肩。

有人款款步入庭院，身姿清隽无双，脚步一顿，向安然坐于石凳上的师父轻轻一揖。

师父摆了摆手示意他免礼，而后淡淡道：「今日我见宋公子，是受人之托，将一物交予宋公子。」

他闻言，眸中一瞬有情绪纷繁，轻声问道：「敢问先生，是何人所托？」

师父不答，只轻轻将石桌上一封对折的纸页推予他。

他垂下眼睑，伸手拿起墨迹未干的纸页，轻声读道：「长别离矣，于今绝矣。今君姻亲另结，故立此书休之，此后前盟不复，各自婚嫁，永无争执。」

读罢，他眼睫微颤，抬眸望向师父：「她在哪儿？」

师父抿一口茶，叹道：「宋公子不必多问了，东西我已交到了，宋公子请便吧。」

宋引默自嘲一笑，将纸页收进怀里，再向师父鞠了一礼，沉默片刻，轻声道：「我不知道她是陶淳，若我知道，若我知道……」

师父了然一笑，道：「若你知道，你也会做同样的选择。五年前是如此，如今也是如此。你早选了做忠臣，不必自欺欺人了。」

他低垂下视线，不再言语，转身离去，将出院门时，师父用茶盖轻轻撇了撇茶水，淡淡道：「这茶我一人喝着无趣，以后宋公子可寻我喝茶，与我这老人说说话。」

宋引默脚步一顿，点头道了一声是，而后抬步，落荒而逃般离开了此处。

确认他走远之后，我才从花廊中走出，心底一片清明。

师父侧首看我，笑道：「往后我会如乖徒所说般行事，乖徒又作何打算？」

恰有一阵暖风拂过，衣袂翩翩，拂掉了我肩上花瓣。我垂下眼睑，唇角微弯，低低一笑。

「我要回去，他在等我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